

道園學古錄

三



道園學古錄卷之六

在朝藁六

雍虞集伯生

序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
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
功於成均之和廼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花盛開先生率
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盤有蔬肴載雜陳勸酬交錯飲且
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闋禽鳥翔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
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泳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
酌酒而饗之又明日諸生之長的酒而饗之氣和辭暢洋洋
乎盛哉虞集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
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

聞久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緝錄爲卷以貽諸好事可覽觀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以醫道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門旦暮不絕何君嘗以病緩急爲先后不徇貴富不棄貧賤與藥當病不計其貲之高下故人多趨之衣服幣帛貨具至於車馬之餽常々而至君亦不甚經意也國子伴讀李生病寒熱日且久不解衆謀可以起其疾者咸推君焉於是得何君治如法良愈生同舍爲倒囊中餘貲以謝君曰子去家遠姑俟他日及生歸後來又致所以謝則又却之曰書生無爲事此生思所以答何君者來請叙其事求歌詩於名筆以道之嗟夫名與實對義與利反今何君之爲醫也不區々於一簪之

獲而以活人爲心其度越等儔遠矣誠有其實雖無文字之傳猶將見稱於當世況君子知其實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何君之道章矣

李仲淵詩彙序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錄其五言詩而題之宗雅觀其製名則其所以自喻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幾絕數十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公然仲淵來朝廷爲學士而盧公去世已久獨吳興趙公深知之至以爲上接蘇州吳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獨常吟諷其詩每欲以詩人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及者迺獨推公若此信知言哉某嘗以爲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大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善夫袁

伯長甫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間公卿大夫之言也某聞之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者可以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揚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將之官其州人熊君昶之尉崇仁實予寓邑也爲之言曰君之行送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詩者州人之嘗從君者所賦也屬其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其師也聞其議論觀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施之治官臨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規則者宜其異於他人哉別爲卷而表之宜矣某聞之延祐初天子慨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臣議焉曰唐宋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常及之蓋周人鄉幸里

選之遺施爲可盡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以爲不足以得天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君子胥此焉出其弊者尚文之過也今爲是率者本之德行以觀其素求之經事以觀其實博之以文藝以觀其華策之以政事以觀其用通此其廢幾矣而或者以爲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足名世今欲兼之不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体用無二致也於是天子特出膺見獨斷而行之其宵旰望之之志深矣縉紳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以報上哉蓋企而望之伏而款焉廢乎其有以當上意矣初君與子弟仲常同率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乎上下之屬望豈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哉夫世之言官者大抵各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率者也今朝廷之初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見用爲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以積歲月進分寸者視進士

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宜於吏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進德之礪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恥乎顧方領曲肱盱以效夫常人之所能而未能也略不少見儒者之效則亦豈所望者哉雖然此衆人之言云耳殆未足以知君子之所爲也木德齋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焉予故得極其說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零陵永附城也昔我先大父開國府君嘗守求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者哉而山石之間登覽題詠之蹟尚多有之周君佐理之暇時出游以自適或有見焉願歸以告某也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棠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緝錄者也旣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脩

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邇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
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
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脩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
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
之於靜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
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
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
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
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脩之言曰老氏
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
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
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
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

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蟻蠊之細犬彘之穢
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脩
門人嘗有與子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子告也退而
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晚屈
未立已類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
心悅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脩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
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
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 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
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脩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
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
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
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
性循 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

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
得見靜脩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
於時矣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脩
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
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凜然有不
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
拳々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
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爲序

題尹先生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胼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洽甘旨之
其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以樂其心志則其子
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
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爲表有言焉受之以爲教奉之而不

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溫詔以問之束帛以禮之則縣官有司
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異誅其耆艾康強之美倡焉
而酬之宣焉而收之律呂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以被之絃
歌施之宴享予以推天地至和之委予以贊 國家涵煦之
深予以明鄉里風俗之厚予以見德齒久盛之美因以知時
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
川尹先生伯仲之爲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
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人昆
弟姻戚鄉黨將以是日爲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
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福會川
之榮乎蓋 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
而誄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
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

之間以八袞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者傳以爲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名顯於昔一以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名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以壽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尚論耆年盛德者蓋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郎嘗與予游故爲之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
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
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游者曰區區萬
里之行每爲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蓋難爲別亦不
忍別也請亮其悽悽之誠幸甚嗟夫 朝廷豈棄君於蠻夷
哉雲南之域

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衆幾比內地常以親王
重臣填之五六十一年之間晏不敢動間或小不靖非惟其人
性情則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以其遠常不知其
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 聖天子在御內外宴安寧輟
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往者將使其人知 朝廷
不鄙夷之二意而允仕於其地樂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

見 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歆羨而慕效也幾微之旨
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惟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
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爲是栖二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遣
使臣也則賦皇者華其辭曰說征夫每懷靡及勞其
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
夫之言也敢請述光華之意以遺之使下國之人知使者
之來朝廷禮意有加於古昔速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
知而陳之以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邛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謂某言曰欽惟延祐制
書周元公以次九君子者皆從祀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
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先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于
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從祀廟學所定謚今元純正誠

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廼如其志於百年之後
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
思念者先文靖之

緒而亂離以來其門生學

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墜緒不
絕如髮此所以朝夕兢懼如履春冰而憑秋濤也昔文靖之
歸臨邛即白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
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爲鶴山書院於二靖在政
府理宗親書扁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
及爲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官我先文靖奮起西南不後
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人無所肖
似者然也今臨邛故居莽爲茂荒而靖之所存且亦無幾
文靖實葬于吳即吳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于有司上請
于朝以先人之居分藉在已者規以爲鶴山書院請得與

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子以爲何如某對曰 朝廷文治

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若子之志豈謂豪傑之士將助

成之 朝廷有司固將建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

利州府君親以丞相孫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寅中趙希

光昱成都范文叔仲黼季才蓀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章李

思永脩已延平張子真士任漢嘉薩仲章絳陵陽程叔達遇

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

從相爲師友而文靖公以高科顯官亦來定交悉去記誦詞

章之習切劘相長以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盡知伊洛

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我曾大父建學

簡州文靖公爲之記曰所謂教者蹟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

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

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我曾大

父曰子言即予言也其志同道合如此子以霜降水涸之餘知脫落凡近俗習而歸求於此庶其志之有成也其雖不敏尚願誦所聞於父兄者以與其子弟從事乎二家之家學幸名世之君子有以終教之也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懌伯氏之孫也來語某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嘗序其事以旌群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散慕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